

北京老街巷：腾退治理寻回了“京城范儿”

本报记者孙侠

“这个展馆让我了解古都北京发展的过程，非常好！多一些这样的展馆就更好了！”一位外地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

“我要表扬一下这个体验馆，介绍了街道的过去，也让我看到了将来，还能提意见。真不错！”一位住在长椿街东里社区的居民称赞说。

昔日餐饮店变身“体验馆”

游客和居民说的都是前不久才刚刚向公众正式开放的“广内街区体验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访了这里。记者看到，整个体验馆建筑面积将近400平方米，主要是以互动体验的方式向民众介绍广安门内街道片区的历史风貌和规划发展情况。体验馆恰好坐落在长椿街东侧人行道上，不时有来往的行人带着几分好奇进去一探究竟。

据介绍，广内街区体验馆所在地在2017年之前还是聚集了20多家小门店、类似大排档的一片地方，其中大部分门店经营餐饮小生意，脏乱差是常态，而且噪音喧嚣，十分拥挤，附近居民也不堪其扰。体验馆内一张放大的照片记录了这里过去的样子。

如今，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整治“开墙打洞”，原来的违章建筑清理了，餐饮店冒出的大量油烟不见了，附近居民楼内的大妈高兴地跟记者说，“从（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住在这块儿，治理后，附近环境干净漂亮多了，街边买东西乱停车的也几乎没了，感觉马路都更宽了。没想到变化这么大这么快。”

体验馆包括方案展示、特色书吧、城市沙龙和开放共享四部分空间。在特色书吧里，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城市规划类书籍供读者借阅翻看，顺便还可以买杯咖啡和休闲茶点消遣。城市沙龙也已经举办过多次活动，通过放映专题影片、组织讲座等，讲述北京城的文化自然遗产、历史变迁等。在方案展示和开放共享部分，参观的人可以了解到街区现状布局和未来保护改造设计规划……体验馆并不大，但装饰布局颇费心思，内容展示丰富多样，清新隽永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渐渐恢复“颜值”的文物古迹

或许从体验馆的英文译名——“广内城市复兴(urban revival)体验馆”，更能体会到城市



▲修缮一新的沈家本故居(6月6日摄)。本报记者孙侠摄

街巷治理的良苦用心。治理不仅止步于褪去脏乱差，变得干净美，更重要的是要为城市接续文脉，复兴城市特有的文化品格。不少访客正是在体验馆内看到附近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标示图，又按图索骥，去寻找那隐身于街巷的古迹。

广内街道片区是北京营城建都的肇始之地，历史可追溯至西周，是宣南文化的主要源泉。有人称三庙街是“太老爷”级别的北京胡同，长椿街在辽金时曾是繁华通衢，附近报国寺、杨椒山祠等文物古迹星罗棋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散落在片区内的众多名人故居院落，由于历史原因，一度被挤占、年久失修，纷纷沦落成杂院，不仅安全隐患大，而且面目全非，文气近绝。但近年来，随着文物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力度持续加大，治理方式和理念更新创新，越来越多的老宅老院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机。

比如位于金井胡同1号的沈家本故居。沈家本曾是清朝光绪年间进士，历任刑部侍郎、大理寺正卿等职，是清末修订法律的主持人和代表者，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也是倡议废除凌迟酷刑的重要人物。故居原本是三进院落，但多年前，是个最多住了5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原有格局基本被毁，故居大门甚至被违章

建筑包围，仅沈家本的藏书楼——“枕碧楼”存着些原有模样。在“枕碧楼”中藏书曾达三万余册五万多卷，在楼下客厅内沈家本曾见过众多名人要员，包括清末帝师陈宝琛和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等著名历史人物。

过去几年，故居腾退工作陆续展开，故居修复工作也紧锣密鼓，如今这一颇具历史意义的老院渐渐恢复了“颜值”：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绿树掩映，一扇大红门半掩着，偶有人员进入参观里面法制内容方面的展览。门口南侧，工人们正在做影壁基址的保护工作。据悉，未来不会重建影壁，只是将旧址覆盖上透明玻璃保护起来，并在周围做好绿植点缀，由此人们或许能更深地体味老宅的沧桑变迁。

在这座故居附近，还有不少同样的工作在有条不紊推进。朝北走刚出金井胡同，就是上斜街。这里曾是清代的“会馆一条街”，坐着龚自珍故居(番禺会馆)、太原会馆、东莞会馆、四川会馆、河南会馆等数家会馆。太原会馆据说还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与民国女史评梅相识的地方。东莞会馆相传曾是清朝名将年羹尧的故居。这些院落腾退工作仍在进行中，有的已经持续多年了。

如今，东莞会馆院内只剩1户居民，门楼初步恢复，新文物保护铭牌也挂在门前。太原会馆

和四川会馆漂亮的小楼线条也从墙挡中渐渐露出。

在清朝思想家龚自珍故居院内，一位住户告诉记者，原来这院里有36户，现在已经腾退走了25户，2016年走得更多，现在只剩下11户。他坦言“安置小区在南四环，小区挺好的，但还有些困难想看能否解决了再走。”

他说，自己从小生活在这里，知道院子的历史，对这里很有感情，“希望未来腾退后，此处重要的文化遗产能真正地保护好！”

胡同里“最幸福的人”

胡同里的老街坊们对于街巷治理、保护古城是很支持的。大部分人对腾退工作也充满期待。家住金井胡同的李大爷说，胡同里大院居民多，条件有限，早就盼着能住上新楼房，设施方便，生活方便。现在靠近街面、重点院落的住户先腾退，他希望腾退工作能早点覆盖到胡同深处，这样对保护北京古城、改善整体环境更有效。

还有的居民比较着急，“现在腾退是整院推进，一户有点意见就不好办，希望能灵活处理，好早点选房，晚了怕住得远了。”

而那些继续留下来的居民，对于未来更是信心满满。

在整治效果颇受称赞的达智桥胡同，居民刘大爷就特别认同，他笑称自己是“胡同里最幸福的人”。

60多岁的刘大爷是老北京人，在胡同里经营着一个副食小门店，门口挂着两个红色中国结，营业执照整齐地挂在东墙上。几平方米见方的店内货架上整齐地码着副食商品。夏天了，来买啤酒的成年人和买北冰洋汽水的小孩最多，半天一整箱就卖光了。“我就当锻炼身体，生意还不错。”

“你看，这店面是政府统一风格设计装修的，我自己也不用掏钱。这墙角花台里我种上了西红柿和黄瓜，看，瓜藤上都开花了……”

“胡同里有段时间成了集市，脏乱了不少年，挺难管的，现在终于下功夫治理齐整了。”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近年来的城市街巷治理，让这些老胡同又寻回了从前的“京城范儿”和文化延续。

“眼下，古城更有魅力了。住这儿的，来玩的，谁不说这是赶上了好时候，享上了好福气呢！”刘大爷乐呵呵地说。

上海老城厢：以“留”为主护住了历史文脉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许晓青、陆文军、陈爱平)追溯上海现代城市生长发育的根脉，位于黄浦江畔的老城厢地区无疑是“城市摇篮”。在这片饱含历史文化积淀的土地上，涵盖了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众多地标。

近年来，上海老城厢的所在地黄浦区创新发展思路和模式，告别大拆大建，以多种方式从严保护好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

以“留”为主，保护“城市摇篮”

最近，上海黄浦江外滩沿线的和平饭店、中国银行大楼等七座建筑宣布统一对外开放，游客可在网上登记，免费预约参观。

作为上海本地文化的重要“摇篮”，黄浦区共有优秀历史建筑289处，占全市比重达26%；不可移动文物共539个点，包括外滩在内的四处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达到581.3公顷，占全区陆域面积的31%。

“十三五”规划实施期间，上海市确立了城市有机更新、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全新思路，在旧城改造中从原先的“拆、改、留并举，以拆为主”，转换到“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黄浦区作为“城市摇篮”，特别强调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保护好上海老建筑和风貌

“在旧城改造中，从原先的“拆、改、留并举，以拆为主”，转换到“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

对历史文脉的保护，不是拒绝发展，而是探索、走通多元路径

在资金方面，政府设立保留保护专项资金，并探索拓宽融资

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共同参与

区。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说，将历史风貌保护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将历史建筑保留与旧房改造有机衔接，只有创新思路，才能保护好“城市摇篮”。

存续“光影”，铭记“建筑的人情味”

凌晨4时，“90后”青年摄影家范子豪和朋友登上黄浦江畔的一栋高楼，拍摄晨曦中的上海。近日，他在上海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展出作品大部分与上海的地标、天际线、街角等有关。

2015年，在拍摄位于黄浦区济南路的经典石库门建筑“逸庐”时，范子豪被这栋有“石库门

之最”美誉的建筑及建筑里的人所打动。“我从出生起，就住在较为新式的楼房里，对石库门并不熟知。拍摄这些老建筑让我了解到，看似老旧的石库门，设计其实很人性化。”范子豪说。

在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各界的关爱下，今年初，根据量身订制的方案，“逸庐”开始接受更加全面的“体检”和保护。

黄浦区还提出了“老城厢地理再发现”概念，计划吸引全国各地与范子豪相似的摄影爱好者，对他们情有独钟的上海老城厢历史风貌，再做一次摄影梳理工作，相关的摄影大赛及摄影展将于6月上旬启动。

长期拍摄石库门老建筑的摄影家席子说，用镜头、用影像去记录上海老城厢，见证其接受

保护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意义重大。

复兴其文化，助推城市“蝶变”

对历史文脉的保护本身，不是拒绝发展，而是探索、走通多元路径。专家认为，上海的老城厢文化已经迎来了迈向复兴的好时机。

“十三五”期间，上海市黄浦区将重点推进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等区域性保留保护项目，预计将完成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开发20万平方米。在资金方面，区政府设立保留保护专项资金，并探索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共同参与。

参与到上海老城厢地区改造项目的新湖中宝公司负责人说，上海老城厢的历史文脉要保护好，老城厢本身也可以变得很现代，这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

以6月启动的摄影大赛为例，主办方将从“历史”“人文”“城市变迁”等多个维度开展作品征集，以期全方位记录并呈现上海老城厢的文化复兴之路。

“一座城市的建筑及其影像资料，还可以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人群的交流。不少外国朋友看了我拍摄的海景观照片，都希望能到中国来走走看看。”范子豪自豪地说。

“所有的人都知道，当晚的演出定然是一场绝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记述道。

这是《茶馆》首版的最后一场演出，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黄宗洛、林连昆、牛星丽等陪同该剧几十年的演员，从此成为“传说”。

罗思说：“先辈有他们的故事，下一代则对历史充满好奇，而我们中间这一代人就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罗思本人出生于电影世家，父亲埃里克·罗思曾凭借《阿甘正传》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母亲作为人类学家也曾帮助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的前身搜集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罗思说：“母亲5年前离世，我拍摄此片也算是告慰母亲。”

罗思的3个孩子也都观看了《女孩与影像》并被影片打动。罗思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善思考、知善恶、行正道。”

《女孩与影像》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在中国上映。罗思表示，她希望该片能被全世界尽可能多的人欣赏到。“只有了解历史，了解人类过去的错误，才能以史为鉴，避免重复过去的悲剧，而这将决定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白瀟)5月28日7点多，32岁的吕莺蕾就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这时，买票的队伍不但在院内折了弯，而且已经甩到剧院往南200米外商务印书馆旁的大鹤鸽胡同里。

多年来，只要《茶馆》上演，就会出现这种奇观。今年是《茶馆》演出60年。据北京人艺院长任鸣介绍，开票当日，不到16点即售罄。

吕莺蕾排了6个小时，终于买到3张票。“我准备带父母去看——因为每人限购3张，要是不带爸妈，我就买3张不同时间的，自己看个够。”

“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一幕”

时代造就了《茶馆》。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老舍萌生写一部剧歌颂社会主义民主的想法，1956年8月完成了初稿《一家代表》，其中第一幕就是清末民初的一家大茶馆。

该剧联合导演夏淳后来回忆，老舍写完就来到北京人艺朗读，大家都觉得第一幕写得最精彩，于是建议索性就写一个茶馆的变迁。不久，《茶馆》剧本出炉。

该剧分三幕，以老北京裕泰茶馆的衰败为背景，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线索，展现了戊戌变法后、军阀混战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的社会变化，用老舍自己的话说，要表达“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

剧本散点透视的“人物展览式”结构，开创了中国话剧文学的先河，对《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等后世名剧有着明显的影响。

1958年3月29日，焦菊隐、夏淳联合导演的《茶馆》在首都剧场首演，引起轰动。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对老舍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一幕”。

演出中，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把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和中国戏曲艺术相融合，为中国话剧民族化作了有益探索，进而形成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茶馆》也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1980年，《茶馆》赴西德、法国、瑞士进行了为期50天、巡回15个城市的访问演出。这是新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茶馆》是话剧观众的必修课”

“《茶馆》是老舍和北京人艺的镇家宝，也是话剧观众的必修课。没看过《茶馆》，感觉观剧的生涯都不完整。”吕莺蕾说。

作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茶馆》曾多年被安排在春节后上演。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崔晋宁说，对演出市场而言，这本是淡季，但《茶馆》总可以让淡季不淡。近年来，《茶馆》无论在什么时间上演，都是一票难求。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胡薇认为，《茶馆》60年后依然广受观众欢迎，用事实证明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如果一个优秀团队能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一部质量上乘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代的。”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军认为，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和北京人艺艺术剧院的观众本位意识，是《茶馆》观众缘的重要原因：作品虽然立意深远，表达了对历史与人关系的思考，却也不乏故事性和传奇味，对话语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突出，适合普通观众欣赏。

作为剧中秦二爷的第二代饰演者，冯远征说，《茶馆》随着时间推移也能折射当下的生活，让观众产生共鸣，这就是作品的经典性。

“我们会倍加珍惜观众对《茶馆》和剧院的爱护，坚持戏比天大的艺术精神，对戏剧艺术永远怀着敬畏之心，精益求精。”任鸣说。

“永不放弃成长和探索”

1992年7月16日晚，首都剧场。大雁楼敲打牛胯骨说着数来宝登台，大幕向两旁舒卷开，八张八仙桌依次摆开，店里坐外人声嘈杂，高朋满座，悠然的鸽哨声划空而过，灶上的炒勺噼啪作响……

“所有的人都知道，当晚的演出定然是一场绝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记述道。

这是《茶馆》首版的最后一场演出，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黄宗洛、林连昆、牛星丽等陪同该剧几十年的演员，从此成为“传说”。

7年后的秋天，林兆华导演，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宋丹丹等主演的新版《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却因其表现性舞台布景、自然化表演风格等因素引发了争议；到2005年夏，北京人艺以上述演员阵容恢复了焦菊隐版《茶馆》，林兆华任“复排艺术指导”。

然而，林兆华的实验引发了戏剧界的思考。作为经典作品，《茶馆》应有不同版本，应得到不同导演的不同演绎，已成基本共识。

2017年底，在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之际，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为四川人艺排出了一台四川话版的《茶馆》，因其在继续焦菊隐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深化了老舍原作中的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获得了不少好评。胡薇说，面对经典剧作，改编者不应只是标新立异，而是需要与作品内容契合，与作者血脉相通，表达合情合理。“一些世界级大导演，常隔一段时间就用不同方法重排一遍自己的代表作，展现了永不放弃成长和探索的创作态度，也成为令他们艺术之树常青的秘诀。”

六十年后，观众为什么仍然爱《茶馆》

“我为什么要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奥斯卡奖得主瓦妮萨·罗思：绝大多数西方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高山、朱莉亚·皮尔虎特)“我以前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不但是我，绝大多数西方人也都如此……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的重要原因。”美国女导演瓦妮萨·罗思日前向新华社记者谈起她执导的新片《女孩与影像》时满怀感慨。

罗思曾在2008年作为纪录短片《扣押幸福》的制片人获得奥斯卡奖。她近年来执导的多部纪录片，如《天命之女》等也广受好评，其很多作品都展现了在逆境中抗争的小人物形象。

纪录短片《女孩与影像》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出品，讲述了如今已89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的遭遇。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当时只有8岁的夏淑琴与4岁的妹妹目睹了全家被日军屠杀的惨状，夏淑琴被日军用刺刀刺了3次后幸存下来。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当时用摄影机拍下了诸多日军暴行受害者，其中包括幸存的夏淑琴姐妹。

《女孩与影像》自4月在美国首映以来，已先后斩获美国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美国纽波特比奇电影节纪录片杰出贡献奖。

罗思曾经这样告诉美国媒体：“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我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就是世界历史课本中的只言片语，但是当我为拍摄这部电影去了解更多史实时，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这是史上最惨烈的大屠杀之一。”

罗思和剧组人员去年8月在中国进行了为期近3周的拍摄。影片通过夏淑琴老人的外孙女写给7岁儿子的一封信，将老人的遭遇一代代传递下来，以人性化和充满亲情的视角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窗户。

罗思说：“当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找我拍摄夏淑琴老人的故事时，我意识到历史同样可以从个人和家庭层面来表现，历史其实就是代代相传的故事。”

罗思回忆拍摄场景时提到，年幼的孩子对老人的遭遇充满好奇，问了很多问题，甚至想

看看老人身上的累累伤痕。“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天呀，千万别给他看刺刀的伤痕，太可怕了！’但是孩子天真的提问打开了历史的记忆。”

罗思说，历史之镜照出了人性的善与恶，大屠杀的暴行凸显了部分人的邪恶，但是那些坚强的幸存者和马吉等救助中国民众的西方人士让我们看到真正伟大的人性。

“我们聆听先辈的故事，感其痛、伤其悲、承其傲，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尤其是当历史的目击者们逐渐凋零之际，子子孙孙更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传下去。”

罗思说：“我被夏淑琴老人深深地打动，她勇敢坚强，不但讲出自己的遭遇，还为了维护真相和名誉前往日本去直面那些诋毁她的少数人……她为真相站了出来，她为世人站了出来，她为历史站了出来！”

罗思说，她握住夏淑琴老人的手时“想起了自己的祖母”，“我觉得她就是力量与生存的